

# 詩索海和島的心事

## ——高世澤的澎湖地誌詩

葉連鵬\*

### 摘 要

高世澤（1973-），筆名 gst、一筆。澎湖人。國立中興大學法商學院社會系畢業。大學時期開始活躍於 BBS 網路詩壇，曾創辦首份網路文學平面化刊物《晨曦詩刊》，著有《捷運的出口是海洋》、《詩索海洋》等詩集。他的詩作與家鄉澎湖高度相關，是典型的地誌詩，而澎湖無論是自然地理環境或人文地理環境都與海洋密切相關，因此高世澤的澎湖地誌詩就充滿濃濃的海味。本論文藉由討論《捷運的出口是海洋》和《詩索海洋》兩本詩集中的海洋詩，企圖探索詩人高世澤的詩作風格，以及形成此風格的背後元素，我們可從其詩句中看出詩人的強烈地方感，藉由對空間的描述，形塑了島嶼的特徵，並藉由這些特徵，去凝聚島民對地方的認同。探析高世澤作品，不僅可感受他對澎湖深厚的情感，也可見他如何實踐對家鄉的愛。

關鍵詞：高世澤；地誌詩；澎湖；地方；海洋詩

---

\*國立彰化師範大學臺灣文學研究所副教授



港口是一雙專注的眼睛  
看透海和島的心事  
~高世澤〈海的冥想〉

## 一、前言——關於地誌詩

臺灣在 1990 年代的本土化風潮之後，來自全國各地的作家，更能將書寫的焦點鎖定自己的生活範圍，而各縣市政府也爲了凸顯在地特色，爭相推出縣市文學獎，之後又陸續開放全國人民參與角逐徵文比賽，爲了符合區域文學獎性質和宣傳該地區，這些文學獎多半設有作品須與該地區有關的門檻，這樣的設定，讓有志於參與文學獎競逐的寫手走向地誌書寫的領域。種種有利的條件，促使地誌書寫成爲當代臺灣文學一個重要文類。越多人寫作越能引起媒體和文評家的注意，也就更能吸引詩人、作家的投入，近年來地誌詩書寫越來越蓬勃，其中像是渡也、丁威仁是投注較多心力於此的詩人，致力於地誌詩的創作。<sup>1</sup>關於地誌詩，吳潛誠說：「地誌詩篇具體的描寫地方景觀，它幫助我們認識、愛護、標榜、建構一個地方的特殊風土景觀及其歷史，產生地域情感和認同，增進社區以至於族群的共同意識。而在地誌詩篇中，風景的每一條輪廓都隱含著社會及其文學。」<sup>2</sup>由此可見，地誌書寫/地誌詩除了是一種文學類型，它還帶有提升地方感，形塑人們對該地方產生認同的功能。地誌詩有三個特徵：

1. 描述對象以某個地方或區域為主，如特定的鄉村、城鎮、溪流、山嶺、名勝、古蹟，範疇大抵以敘述者放眼所及的領域為準，想像的奔馳則不在此限。
2. 須包含若干具體事實的描繪，點染地方的特徵，而非書寫綜合性的一般印

<sup>1</sup> 渡也近年有《澎湖的夢都張開翅膀》、《諸羅記》等詩集出版；丁威仁則有《走詩高雄》、《走詩貓裏》等詩集出版，這些作品都是以某地作為描述的對象，成爲地誌詩專輯。

<sup>2</sup> 吳潛誠：《島嶼巡航：黑倪和台灣作家的介入詩學》（臺北縣：立緒文化事業有限公司，1999年11月），頁83。



象。

- 3.不必純粹為寫景而寫景，可加入詩人的沉思默想，包括對風土民情和人文歷史的回顧、展望和批判。<sup>3</sup>

如上所述，要寫地誌詩，除了要有真實的地景作為寫作的對象，還必須要能於詩中指出該地景的若干特徵，並可加入對風土民情和人文歷史的回顧、展望和批判。以此原則作為標準，檢視澎湖詩人高世澤兩本詩集《捷運的出口是海洋》、《詩索海洋》的詩作，發現他的諸多作品可稱之為地誌詩，尤其是《詩索海洋》，可以說是本澎湖地誌詩集。雖然兩本詩集都有地誌詩，但扣除重複收錄的作品後，讀者可以發現前後期的作品風格還是有不同的地方，本論文就以高世澤的澎湖地誌詩做為討論對象，探索其詩作風格，以及形成此風格的背後元素，並探索前後風格差異的原因。而出版《詩索海洋》後，高世澤已許久不見新作，為何如此？也是本論文關注的焦點之一。

國內對地誌詩的研究還在起步階段，目前成果並不多，<sup>4</sup>但隨著地方文化逐漸被重視，以及各縣市文學獎的推動，可列屬地誌詩的作品越來越豐富，相信未來地誌詩會成為重要的研究主題。由於地誌詩與「空間」、「地方」有關，在研究方法上，本文藉由空間理論和文化地理學的觀點，企圖探索高世澤創作地誌詩的內在驅動力為何？聚焦「地方感」對詩人創作的影響。

由於高世澤並非多數讀者熟悉的詩人，本論文將先簡介其人，再將其澎湖地誌詩粗分為海洋詩與海島詩，分別介紹其詩作內容，再討論其風格差異，並以空間、地方和文化地理學理論分析高世澤的創作意涵，最後進行總結，希望藉此帶領讀者認識高世澤的澎湖地誌詩。

<sup>3</sup> 吳潛誠：《島嶼巡航：黑倪和台灣作家的介入詩學》，頁83-84。

<sup>4</sup> 除了筆者的作品之外，對地誌詩的研究，較重要的像是溫元凱：〈臺灣「地誌詩」研究——以林亨泰、商禽和楊牧的作品為例〉（國立臺灣大學臺灣文學研究所碩士論文，2015年7月）；鄭琮澤：〈地景與生活：台灣現代詩都市書寫之變遷〉（國立中興大學臺灣文學與跨國文化研究所碩士論文，2018年7月）；鄭琮澤：〈跨越地誌：以《我／城》為中心探討陳黎地誌詩的後現代風景〉（《奇萊論衡》第1期，2016年3月）；林淇瀟、趙文豪：〈記憶與歸屬：渡也地誌詩的地方感〉（《當代詩學》第11期（2016年12月））；向陽：〈臺灣地誌詩的旗手渡也〉（《鹽分地帶文學》第66期（2016年10月））；向陽：〈好山好水好臺灣：我的地誌詩書寫〉（《全國新書資訊月刊》第174期（2013年6月）等。



## 二、從懷鄉詩人到文創／旅遊業的經營者——高世澤簡介

一般讀者對高世澤這個詩人可能較為不熟悉，從臺灣期刊論文索引系統網站搜尋，也不見任何評論的文章，因此本文既以高世澤作為論述對象，有必要對其做初步的介紹。高世澤（1973-），澎湖人，筆名 gst、一筆。國立中興大學法商學院社會系畢業。大學時期開始活躍於 BBS 網路詩壇，筆名 gst 就是他在 BBS 的代號，歷任中興法商北極星詩版、政大貓空詩版、田寮別頁詩版版主，1996 年曾創辦臺灣首份網路文學平面化刊物《晨曦詩刊》，他接下發行人的位置，並特地將刊物發行處設於澎湖，代表他對澎湖的重視，《晨曦詩刊》在網路詩界有其文學史上的意義，也可見高世澤對網路詩界的創作和推廣著力甚深。

高世澤大學畢業之後，依其所學專業從事社工方面的工作，曾在淡江大學盲生資源中心任職，在外地工作的高世澤，基於對故鄉澎湖的依戀，「知道澎湖會漸漸改變，想保留住美好的兒時記憶。」<sup>5</sup>號召了十幾位離鄉的澎湖人，有人整理文書、有人四處拍照、有人架設網站，2004 年，以澎湖縣花天人菊為別名，「沿著菊島旅行」網站正式上線，<sup>6</sup>簡稱「沿菊」，高世澤成為該網站的「一筆站長」（ebee）。網站上線後，深受歡迎，「創站 3 年內就累積 10 萬筆文章、300 萬張照片，每年瀏覽人次也衝破 300 萬。」<sup>7</sup>這樣的成就超乎他們原先的預期，因此「沿菊」團隊討論需要有人回鄉處理相關事務，高世澤因此於 2006 年返鄉服務，剛回鄉時，他於縣政府相關單位擔任約聘工作，隨著「沿菊」的業務逐漸擴大，他們結合地方設計與產業研發人才，在馬公市開了間實體店面「沿菊人文慢空間」，提供在地設計者產品販售與展覽，並與地方小農小漁合作推動澎湖高麗菜酸肉包，魚市

<sup>5</sup> Stacy〈沿菊與雛鳥：為澎湖文史保存與生態保護深耕〉，參見 <https://www.openbook.org.tw/article/p-50021>，瀏覽日期：2019 年 5 月 1 日。

<sup>6</sup> Stacy〈沿菊與雛鳥：為澎湖文史保存與生態保護深耕〉，參見 <https://www.openbook.org.tw/article/p-50021>，瀏覽日期：2019 年 5 月 1 日。

<sup>7</sup> Stacy〈沿菊與雛鳥：為澎湖文史保存與生態保護深耕〉，參見 <https://www.openbook.org.tw/article/p-50021>，瀏覽日期：2019 年 5 月 1 日。



場體驗等多項人文活動，辦理各項講座推動地方人文知識提升。今年（2019 年）更成立擁有 14 個房間的沿菊文旅，高世澤從一個單純的懷鄉詩人，逐步變成文創/旅遊業的經營者。

高世澤的文學創作以新詩為主，曾獲得文建會文薈獎、菊島文學獎、乾坤詩社華人新詩獎等，目前共有《捷運的出口是海洋》和《詩索海洋》兩本詩集出版，兩本書都與海洋有關，這與其來自澎湖有密切關係，對此後文將深入討論，由於他的詩作時常與海做連結，因此我們也可稱他為海洋詩人。他的第一本《捷運的出口是海洋》詩集是返鄉前的作品（2003 年），第二本《詩索海洋》是返鄉後才出版（2008 年），可惜的是，第二本詩集出版後，高世澤似乎已經停筆不寫，至今已經超過十年，不見新作產生，也不見其在詩壇活動，這也是詩壇和文評界很多人不認識他的主要原因。他的作品量雖不多，但他所寫的澎湖地景詩，深具海洋意象，又帶有濃厚的地方特色，也可見濃厚的愛鄉之情，是頗具水準的地誌詩，值得推薦。

### 三、海水是豪邁的揮筆——海洋詩

澎湖是由數十個島嶼組成的群島，島與海洋其實密不可分，描寫島嶼的邊緣（例如沙灘、潮間帶、海港等）的文學作品，也是廣義的海洋文學。高世澤的地誌詩，既寫澎湖的島嶼，也寫澎湖的海洋，有時單獨描述，有時混合兩者，因此很難將其切割清楚，以下兩小節談高世澤的海洋詩和海島詩，挑選片段詩句為例，只為了方便集中討論，無意認證該首詩究竟該定義為海洋詩還是海島詩。

臺灣的現代海洋詩，興起於日治時期，林修二算是寫的比較多的詩人，<sup>8</sup>不過要到戰後的覃子豪，才有將海洋詩集結成專著的創舉，他的《海洋詩抄》為重要的經典之作，覃子豪之後，國內以海洋詩聞名的詩人，還包括鄭愁予、痲弦、朱學恕、汪啓疆和蔡富禮等人，而高世澤的兩本詩集《捷運的出口是海洋》和《詩索海洋》，從詩集的名稱就可發現其與海洋詩的密切關係。

<sup>8</sup> 林修二有〈海邊〉、〈灣裡海水浴場〉、〈出航〉、〈航行〉、〈海風〉和〈海〉等海洋詩，參見葉連鵬：〈海的美麗與哀愁——台灣海洋詩發展概述〉，《創世紀詩雜誌》第 198 期（2019 年 3 月），頁 68-69。



澎湖群島位處臺灣海峽之中，擁有天然的海洋環境，自古以來，先民多半靠海維生，因此擁有濃濃的海洋文化特色，時至今日，觀光產業成爲維繫澎湖經濟命脈的支柱，而那片美麗的海洋，就是大量觀光客造訪澎湖的重要原因，所以可以說現在的澎湖人還是靠海維生，海洋對澎湖人而言，重要性不言可喻，也因此澎湖出身的作家，很少有不寫海的，不僅寫海，甚至有些作家連人生中第一本著作的命名，也跟海有關，例如呂則之的《海煙》、陳淑瑤的《海事》等，高世澤出第一本詩集時，雖然尚在臺灣本島工作，詩作也不全然寫海，但卻以《捷運的出口是海洋》爲名，可見澎湖人即使離開澎湖，海依然在其心中占有重要的地位。在高世澤的詩中，海洋成爲一種地景，成爲他地誌詩的一環，例如〈七美島的情詩映像·雙心石滬〉：

如朱唇是佈下毒藥的最佳利器  
潮間帶，來索吻的魚都藏納於  
一個暴風雨前黃昏的死亡  
石滬，在海洋的邊沿握緊拳頭  
多像一個專為祭典，美輪美奐的酒杯

尤其是以唯美或永恆誓言為牆  
就像以許多農忙以外的晨昏偷偷設下  
這一座以謊言與堅貞交疊的雙心石滬  
一種淒涼命運的互相嘲弄  
.....<sup>9</sup>

澎湖的石滬很多，但七美鄉的「雙心石滬」，由於形似兩顆心疊合在一起，營造出浪漫的感覺，成爲情侶必定要造訪的景點，因此遠近馳名，已然成爲澎湖的地標之一。其實石滬本是爲了捕魚所作的陷阱，魚兒一旦游進來，便成爲漁民的獵物，在它美麗的外表下，其實隱藏著致命的危機，高世澤當時寫雙心石滬，並不從浪漫的

<sup>9</sup> 摘錄自高世澤：《捷運的出口是海洋》（臺北：九歌出版社有限公司，2003年3月），頁25-26。



角度來描述，反而將之與人類的愛情相結合，認為熱戀時的永恆誓言，往往是一種「謊言」，最終就落入「一種淒涼命運」。面對這個早已被建構出浪漫形象的景點，詩人卻從不同角度指出了美麗外表下的殘酷現實，所謂境隨心轉，或許詩人當時在情感上有遭遇某種挫折，所以在描述雙心石滬這個地景時，因此心有所感吧！

美麗的海洋要能永久保存、永續發展，需要大家共同保護它，而海的外在環境再怎麼漂亮，若沒有生物生存其中，美麗就會大打折扣，〈水族葬訊〉批評了漁民的毒魚行爲，詩曰：

熟悉的魚廬  
吉普賽水晶球  
氫酸鉀綜合鈉的呼吸  
電解於貪婪的胃液  
嵌著自身肖像的紙鈔報以  
雷管開天闢地的歡呼  
培養出會游泳的原子彈  
飯局上一口一顆<sup>10</sup>

此詩在詩題下有提及「本詩追憶十年前澎湖海域的毒魚事件」，作者並無標示此詩的創作時間，因此無法確認此事件的發生年代，但不肖漁民利用氫酸鉀毒魚的事件則時有所聞，確實令人髮指。本詩不算地誌詩，但從這首詩可以發現，高世澤對此事件的痛切之情，這是源自他對故鄉海洋的關懷。坐而言不如起而行，對故鄉可能失去的美好，透過成立網站，以文字和照片來進行保存和介紹，把他對澎湖海洋的關切之情轉為實際行動，這時期的高世澤，詩風有所改變，為澎湖寫詩的意念更為增強，地誌詩成為他的創作主軸，例如藉著寫〈漁夫〉，將澎湖海洋的特徵呈現出來：

夏季每一朵浪花都是動人的鱗片

---

<sup>10</sup> 摘錄自高世澤：《捷運的出口是海洋》，頁107-108。



船身是巨大的腳掌  
彷彿所有海洋的鞋子  
都裝不下一隻奔騰的馬蹄聲  
冬季，命運顯得像滾燙的海水  
將魚槍的勇氣都煮沸  
昂昂然敲開了海的壞脾氣<sup>11</sup>

夏季的澎湖海洋很熱鬧，不只有許多觀光客，也聚集不少進行海事作業的漁船，而冬季東北季風吹起，海象險惡，不只海上觀光活動停擺，也影響漁民出海意願，這首詩將澎湖海洋兩種截然不同的風貌忠實呈現。如果說〈漁夫〉一詩並不專為地景而寫，以下幾首詩則有了明顯的地景，例如〈黝黑的巡戈·1〉寫錠鉤嶼：

錠鉤嶼在海面上留下了一幅畫  
風吹出輪廓  
陽光打亮色調  
海水是豪邁的揮筆  
浪花不住地擺盪  
藍和黑的彩墨看起來染料未乾似地

過境千帆  
沒有一艘可以載走錠鉤的孤絕之美  
反倒襯托出渺小船影<sup>12</sup>

錠鉤嶼位於澎湖的湖西鄉，雞善嶼的東南方，整座島嶼皆以柱狀玄武岩所組成，因海蝕及風化作用形成眾多特殊的海蝕地形，為澎湖玄武岩自然保留區，島上玄武岩景觀素有「小桂林」、「海上桂林」之稱。由於不易攀登，一般觀光客會由船隻載著

---

<sup>11</sup> 摘錄自高世澤：《詩索海洋》（澎湖：澎湖縣政府文化局，2008年12月），頁15-16。

<sup>12</sup> 出自〈黝黑的巡戈·1〉，高世澤：《詩索海洋》，頁31-32。



繞行觀賞其特殊景觀。高世澤此詩將錠鉤嶼景觀形成的要素「風」、「陽光」、「海水」先寫出來，明白指出是大自然的鬼斧神工造就錠鉤嶼的美景，再透過想像，將來來往往的船隻想像成要載走這海上美景，不過沒有一艘船能如願，錠鉤嶼仍然屹立在海中，藉此說明大自然的偉大力量，不是任何人為造作可比擬的。錠鉤嶼主要寫玄武岩，再來兩首詩則寫澎湖著名的沙灘：

吉貝的砂尾是摘不下的一枚彎月  
沙灘纖形幻變，因為對於風的敏感

讀著貝殼，讀著珊瑚  
也讀著石滬濾過的透明海水  
讀成了一個彎彎的擁抱<sup>13</sup>

又

整座海洋的珊瑚濃縮成一片純淨的山水沙灘  
馬鞍藤花朵的粉紫畫出一道軟軟的堤防  
雲朵在堤防上寫生  
蔚藍海水把鑲入山水沙灘的風景明信片  
遞給了遠方的異國訪客  
即使落拓不羈的火熱七月  
亦蒸發不了沙灘上交織的足印

夜晚，有貝殼攀上了山水沙灘  
在海濱線崩碎成閃爍著月光的貝殼沙  
有人說那是下凡的星子<sup>14</sup>

---

<sup>13</sup> 出自〈蔚藍成詩·3〉，高世澤：《詩索海洋》，頁25-26。

<sup>14</sup> 出自〈金色調酒·2〉，高世澤：《詩索海洋》，頁39-40。



前一首詩寫吉貝的沙尾，該沙灘位於吉貝島的南方，沙灘由海中貝殼沙與珊瑚碎屑的沈積組合而成，長達七百多公尺，最寬處達兩百公尺，因為風的吹襲，沙灘的形狀多變，是澎湖重要的地標之一。詩人說「沙灘織形幻變，因為對於風的敏感」，頗能將此沙灘的特徵呈現出來。後一首詩寫山水沙灘，山水沙灘位於澎湖本島澎南區，綿延兩百多公尺的潔白沙灘，加上大片翠綠馬鞍藤，該處沙灘沒什麼遮掩物，白天金色陽光照射蔚藍水面和白色沙灘，閃耀一片金色光芒，輔以藍天白雲，構成一幅美麗的圖畫，因此這幾年成為遊客指名的旅遊勝地。高世澤在這首詩中的前四句，就已將山水沙灘的風光景色點出來，再以「亦蒸發不了沙灘上交織的足印」來說明遊客絡繹不絕的情形，詩的最後則描寫夜晚的山水沙灘，也有另外一種形式的美。這兩首地誌詩，以寫景為主，能將澎湖沙灘的風光景色，透過詩句彰顯出它的獨特魅力，讓讀者讀之，彷彿親臨澎湖一般，令人陶醉。

舊時代常有為某地區選出八景的風氣，詩人也常為八景寫詩，清領時期的澎湖就有八景產生，其中的「西嶼落霞」不僅是澎湖八景之一，也入選為臺灣八景，因此歷年來已有不少詩人針對該景點撰寫作品。高世澤既然有心為澎湖寫詩，自然也不能錯過鼎鼎有名的地景，他在〈海的冥想〉一詩中說：

黃昏俛著歸帆的靜影  
有如被淒美揉搓過的愛情  
當落日潛進水裡時  
西嶼因說多了情話而羞紅<sup>15</sup>

西嶼位於澎湖群島的西部，視野遼闊，是個非常適合看夕陽的地方，情侶相偕看夕陽，既浪漫又美麗，因此是情侶們很愛去的景點，夕陽西下，霞光使得島嶼與海面紅通通一片，在美景的烘托下，情人之間不免情話綿綿，詩人此時將島嶼擬人化，說「西嶼因說多了情話而羞紅」，其實說情話的是情人，但因夕陽的關係，島嶼被染成紅色，彷彿島嶼是因情話的關係而臉紅，主客易位，讓西嶼落霞產生了新意，

<sup>15</sup> 摘錄自〈海的冥想·1〉，高世澤：《詩索海洋》，頁46。



頗具巧思。說到情話，近年來因「花火節」<sup>16</sup>的舉辦，讓馬公觀音亭旁的西瀛虹橋成爲熱門的景點，高世澤也爲西瀛虹橋寫了詩：

虹橋吸滿了海水之後  
看起來整座都是藍色的  
當海水漲滿澎湖的時刻  
必定有人被這蔚藍如詩給灌醉

夜裡打上燈火  
情人手牽手走過橋身  
在海的信封裡投下星光明亮的情話  
寄往數十年之後<sup>17</sup>

此詩分爲兩段，前段寫西瀛虹橋的白天景色，後段寫晚上，將不同時段的虹橋之美分別呈現出來。此橋之所以稱爲虹橋，除了橋身爲弧狀外，於晚上時橋身會打上七彩燈光，倒映於海面上，有如一道彩虹出現於海中，非常漂亮。情人們攜手過橋，在浪漫的氣氛下，「在海的信封裡投下星光明亮的情話」，相信會讓他們永生難忘，所以詩人說：「寄往數十年之後」，意指與情人同遊虹橋的情景，烙印心中，幾十年之後想起，依然覺得甜蜜。

上文所舉的海洋詩多爲描寫沙灘、海岸與海平面，高世澤也有詩寫海底世界，例如〈快樂頌·14〉：

---

<sup>16</sup> 2002年5月，發生於澎湖外海的「華航空難」重創了澎湖的觀光產業，使得該年度遊客人數銳減。澎湖縣政府爲提振觀光，該年與華航合作於農曆七夕在漁人碼頭舉辦「千萬風情在菊島」活動，除了華航空姐與空少變裝演出，首次在澎湖呈現精彩的高空煙火秀，成功獲得好評。隔年澎湖縣政府再與多家航空公司、船運公司及民間業者共同配合辦理，並將活動地點移至觀音亭舉行。至2004年澎湖縣政府擴大規模舉辦「澎湖海上花火節」，至今已成爲澎湖縣最具代表性之大型觀光活動，在國內外已累積相當高的知名度。參見「2019澎湖國際海上花火節」官網，<https://tour.penghu.gov.tw/fireworksweb/page1.html>，瀏覽日期：2019年5月2日。

<sup>17</sup> 出自〈新貌·1〉，高世澤：《詩索海洋》，頁79-80。



海水日夜沖刷  
仍洗不掉珊瑚的紅和熱帶魚的豔  
魚群在水草間招搖  
澎湖海域妝點地繽紛豔麗

春季，珊瑚下蛋時  
海裡揚起純淨透明的雪花  
在海底優雅地散步  
珊瑚的身世奮力地傳得更遠<sup>18</sup>

珊瑚主要棲息於熱帶、亞熱帶海域，在陽光充足、水質清澈的淺海區形成。有珊瑚存在的海洋，不僅顯得繽紛亮麗，也是一個健康的海洋生態，可以說珊瑚的健康與否是一個重要的觀察指標，本詩寫珊瑚的美及其產卵的情形，見證澎湖海底之美。

#### 四、焦慮的尋島啟事——海島詩

所謂海島詩，是指以海島作為描寫對象的詩作，此處的海島，其實是指澎湖的島嶼。與澎湖有關的詩人，較具知名度的包括歐團圓、渡也和丘緩等人。歐團圓是風燈詩社成員，不過近年已不太寫作。渡也撰有《澎湖的夢都張開翅膀》，是非常好的地誌詩作品。<sup>19</sup>而丘緩大學畢業，後來回到澎湖經營「澎湖故事妻」藝品店，著有《美麗大海的女兒》、《掉入頭皮屑的陷阱》等作品，也有描寫澎湖之作。高世澤的經歷和作品，有點像是介於丘緩和渡也之間，返鄉創業與丘緩相同，澎湖地誌詩的創作則與渡也接近。

相較海洋詩常寫到澎湖的美麗風光，高世澤的海島詩則以懷念、感慨為主，例如〈鄉書三式·海的老化（變）〉：

---

<sup>18</sup> 高世澤：《詩索海洋》，頁100。

<sup>19</sup> 參見葉連鵬：〈鄉夢縈迴——渡也《澎湖的夢都張開翅膀》的地誌詩書寫〉，《大海洋詩雜誌》第82期（2011年1月），頁90-93。



文明的手術刀，快速咬傷了  
 六十四顆古老的青春痘  
 不習慣在堤岸以霓虹燈光淋浴  
 所有旅著的或遷移了的  
 都該承認已老到彎不下腰身入港  
 也許這一切都是不得不下檔  
 不得不更替的一張海報  
 撕落島與記憶的聲音如此犀利  
 把一聲長長的嘆息都削成覓食的釣竿  
 甩向歷史的焚化爐，刊登  
 一則你焦慮的尋島啟事<sup>20</sup>

澎湖人生命中大都有一段離鄉的歷史，幾乎形成命定的過程，多數的人中學畢業後無論就學還是就業，總有一段時間會離開澎湖，很多人最後因為工作的關係，落地生根，移居外地，離開故鄉難免產生懷鄉之情，因此許多澎湖籍作家的作品懷鄉思緒特別明顯，<sup>21</sup>尤其久久回鄉一次，看到故鄉的變化，感慨之情油然而生，高世澤〈鄉書三式〉就在這種背景之下完成的，高中畢業，因求學與就業的關係，高世澤離開澎湖十幾年，對澎湖「商業化」的變化頗不適應，現代化以「文明」之名，改變了澎湖的地貌，有人覺得這是進步，但這在詩人看來卻是對澎湖的一種「咬傷」，使自己對故鄉產生陌生感，喪失對地方的記憶就是喪失地方感，所以他說「撕落島與記憶的聲音如此犀利」，讓他產生「焦慮」。詩中的「六十四」是澎湖島嶼的代稱，澎湖的島嶼到底有幾個？歷年來有許多不同的答案，從日治時期之後，最流行的說法是 64 座島嶼，<sup>22</sup>這個數字一直延續到戰後許久，所以一般常以 64 來

<sup>20</sup> 摘錄自高世澤：《捷運的出口是海洋》，頁 63。

<sup>21</sup> 參見葉連鵬〈澎湖文學與鄉土情懷〉，《澎湖文學發展之研究》（澎湖：澎湖縣文化局，2001 年 12 月），頁 114-147。

<sup>22</sup> 關於澎湖島嶼的數量，現在最新的說法是 90 座，澎湖縣政府官方網站指出：澎湖群島散佈海上，南北長約 60 餘公里，東西寬約 40 餘公里，依據『澎湖群島島嶼數量委託清查計畫』清查結果，90 個島嶼陸地總面積約為 127.9636 平方公里，較日治時期測量之 126.864 平方公里多 1.0996 平方公里。群島有人居住的



指稱澎湖群島，高世澤的詩就常以「六十四」作為澎湖的象徵，例如〈島民情結〉<sup>23</sup>一詩反覆出現「六十四」一詞：「懷六十四種雜陳憂鬱/離六十座嶙峋仙境」、「鄉愁，鄉愁是六十四種沉默」、「結六十四道宿命姻緣/嚐六十四種難解苦味」、「鄉愁是六十四道傷痕」、「登六十四座淒清平臺/探六十四座詭秘幽逸」、「鄉愁，鄉愁是六十四種瑰麗」。這首詩前三段，都以六十四開頭，以六十四結束，前後呼應，獨特的節奏，讓詩朗讀起來抑揚頓挫，充分感受詩人的心情起伏，帶有濃濃的懷鄉之情，既然如此懷鄉，最好治癒鄉愁的方式就是返鄉，高世澤的〈近鄉手記〉記錄返鄉的心情，其中之三的〈村犬與頑童〉說：

落花生招攬了整個雨季 之前  
天人菊已靜了一個中秋  
和我一次的馬齒徒長  
走過村外山頭後 害怕回頭

小黑引領著小黑的小小黑  
打從村北熟稔的劃過村南  
守住一座新墳敵視我  
整個下午就只剩狗吠

矮垣上 一個頑童回身凝視我  
旋即遭同伴詭異地將了軍  
然後是飛落一地的 e 小調  
相逢不識  
想提起燒王船那年  
悟覺故事太斑駁

---

島嶼有 19 座，合計面積 124.9392 平方公里，無人居住的島嶼有 71 座，合計面積 3.0244 平方公里。參見 <https://www.penghu.gov.tw/ch/home.jsp?id=10007>，瀏覽日期：2019 年 4 月 25 日。

<sup>23</sup> 高世澤：《捷運的出口是海洋》，頁 53-56。



霧裡的午後

歸鄉是一把早已鏽蝕的寶劍<sup>24</sup>

這首詩寫一次返鄉的經驗，詩人間隔許久才返鄉，所以村裡已有不小的變化，村裡的狗「小黑」已有了後代「小小黑」，有新生命的誕生就有舊生命的逝去，「新墳」暗示過去熟悉的村民死亡，景物依舊人事已非的感概，在此一來一往之間便已呈現，接著詩人以村童「相逢不識」添加悲悽感，此處幻化賀知章〈回鄉偶書〉「兒童相見不相識，笑問客從何處來？」詩句，感嘆「時代」的變化，屬於詩人的童年記憶已物換星移，他說「歸鄉是一把早已鏽蝕的寶劍」，歲月流逝，已到了無法提起當年勇的狀況。高世澤是馬公市的郊區前寮里人，這首詩除了寫前寮這個地景，更包含詩人的情緒感懷，在外地懷鄉，回到家鄉卻有成爲「局外人」之感，這就是離鄉之人常有的感受。基於對過往事物的懷念，容易產生弔古傷今之情，我們也可從〈黝黑的巡曳·8〉和〈薪火拓荒·2〉兩首詩看出高世澤的地誌詩帶有濃厚的懷舊風格，首先是〈黝黑的巡曳·8〉中說：

西吉村舍，炊煙和漁火皆遠徙了

池府廟兀自留著空蕩的神龕

遙念當日迎船送王的陣頭

西吉島上，玄武岩健壯的傲骨

蒙著蒼郁的頭巾

披著褚紅色的外套

紋風不動<sup>25</sup>

又〈薪火拓荒·2〉曰：

<sup>24</sup> 高世澤：《詩索海洋》，頁 20-21。本詩之前已收錄於《捷運的出口是海洋》，修改部分詩句後，再收入《詩索海洋》。

<sup>25</sup> 高世澤：《詩索海洋》，頁 36。



歲月擣洗著望安中社村  
擰出幾道古拙的美感

繁華遷徙而寧靜進駐  
中社的街道一步就是百年

曾氏古宅的木門深掩  
書卷窗闔著眼沉思  
牆身裝飾著華麗的藝術泥雕  
有一些等待拼湊的記憶  
緩慢剝落<sup>26</sup>

西吉嶼位於澎湖群島的南方，與東吉嶼、西嶼坪嶼、東嶼坪嶼合稱為南方四島，已被列入澎湖南方四島國家公園範圍，近年因天然玄武岩海蝕洞「灶籠」（又稱為藍洞）爆紅。西吉嶼因地處偏遠、交通不便，居民謀生不易，早在 1978 年便在政府的輔導之下遷村，現在是個無人島，島上還留有廢棄廟宇、房舍等人為建築物，這樣的島嶼特別容易引發思古之幽情，面對今昔差異，詩人只能「遙念」，想像當年迎神廟會的熱鬧情景，然而人跡散去，島上的玄武岩依然矗立「紋風不動」，不受遷村之影響，由此更見證大自然的永恆與人類之渺小。而望安島的中社村（原名花宅）歷史悠久，以傳統建築聚落聞名，居民就地取材，以玄武岩和硧砧石建築而成，後來由於人口外流嚴重，許多舊屋傾圮倒塌不再修繕，「繁華遷徙而寧靜進駐」，在遊客未到訪時顯得相當冷清，行走其中，有種時空置換之感。古厝群當中的曾氏古宅是保存比較好的一間，其門前的曾字紅磚窗充滿書卷味道，是遊客很愛拍照的景點，高世澤選擇此屋作為描寫對象，以「華麗」對比「剝落」，同樣在呈現該地的今昔對比，帶有感慨之意。關於中社古厝，澎湖縣文化局現在已在文化部文資局的經費補助之下，開始進行古厝修復工作，未來可望像二崁古厝聚落一般老屋重生，值得期待。

---

<sup>26</sup> 高世澤：《詩索海洋》，頁 54。



吳潛誠認為地誌詩除了描寫該地的景色外，也包括對風土民情和人文歷史的回顧、展望和批判，高世澤的長詩〈六分之一座媽宮城〉做了很好的詮釋，這首詩寫媽宮城，媽宮城是在中法戰爭後所興建，日治時期後逐步拆除，現今僅存小西門（順承門）及部分城牆，所以詩人以「六分之一座媽宮城」為題，從媽宮城的歷史開始談起，並觸及風土民情，主要則聚焦在當代的商業化問題，採取批判的立場：

2004年、賭場的爭辯是易燃的草堆  
 在最熱烈的燃點上，將古老的纖維一絲絲燒盡  
 商業化的櫥窗像魚的鱗片，在餐盤上被挑剔  
 時尚的連鎖商店借著流行的把戲  
 製造了更多缺乏傳統的靈感  
 中央街的日式店鋪成為受傷的手指  
 被遺忘的繃帶緊緊裹住  
 觀光客興奮地從被秋命名的媽宮城上  
 指向中正路，尋覓台北城內相似的M帝國<sup>27</sup>

1999年7-11便利商店進駐澎湖；2002年麥當勞在澎湖開了離島的第一家店，開幕當天並創下單日進店人數最多和營業額約90萬元佳績，這些連鎖店陸續到澎湖展店，與全台接軌的同時，也是傳統文化消逝的危機，當連鎖企業挾著龐大資金與資源攻佔版圖時，傳統的店面只能不斷的萎縮，當有一天街頭只剩大型連鎖商店時，具地方文化特色的傳統小店就消失不見了，若有一天在澎湖逛街和在台北逛街沒有什麼兩樣時，這樣遊客為何要千里迢迢跑到澎湖？這是高世澤擔心的地方，也是他提出批判的原因。Mike Crang說：

這些空間的過去與未來，連結了空間內的人群。這種生活聯繫凝聚了人群與地方；讓人能夠界定自我，與他人分享經驗，並組成社群。促使人們研究這種關係的動力之一，便是人們普遍感覺到這些關係已經受到了威脅。若是人

<sup>27</sup> 高世澤：《詩索海洋》，頁11-12。



與地方之間遭受侵害，那麼社群與人群的認同也同樣不保。<sup>28</sup>

正因如此，高世澤的地誌詩除了寫澎湖地景的美麗風光，加深對地方的認同，也大力批判「商業化」對澎湖帶來的損傷，就是擔心外來文化的入侵將導致傳統文化的消逝，而一旦自己所認同的文化消逝，就會喪失了歸屬。澎湖一直以來都是一個欠缺資源的窮縣，因此設立觀光賭場的議題從很早之前就有人提出來，到了 2009 年公投成案，設立賭場的提案被否決，2016 年促賭人士再度捲土重來，投票結果又被否決，兩次博弈公投的結果，說明多數澎湖人不願純樸的家鄉面臨劇烈的變化，從這首詩也可看出高世澤反對的立場。

從高世澤的海島詩看來，可以感受到他對澎湖傳統文化消失的焦慮，這也是他從一個懷鄉詩人出發，到逐步成為記錄、引介澎湖文化的網站經營者，再成為一個將觀光和文化創意結合的文創業者的原因，因為他一直在尋找一個能將澎湖島嶼傳統文化發揚光大的方式。

## 五、從憂鬱到瑰麗——高世澤地誌詩的心事解讀

高世澤在〈島民情結〉一詩中從第一句的「懷六十四種雜陳憂鬱」開始，之後陸續說鄉愁是「六十四種沉默」→「六十四道傷痕」→「六十四種瑰麗」，心情是從憂鬱到瑰麗，觀察他的詩作風格，的確也有這樣的傾向，為什麼會有這樣的差異？對異鄉遊子而言，心情的好壞起伏，關鍵在於「我們與故鄉的距離」，此詩的最後表白：

海的那一邊飄來  
海的另一邊飄去  
我不存心為過客  
揚起我的足履

---

<sup>28</sup> [英] Mike Crang 著；王志弘、余佳玲、方淑惠譯：《文化地理學》，頁 137。



歸去吧歸去  
 即便是短暫如浪潮的崩落  
 亦是鄉愁的根<sup>29</sup>

寫詩對他而言，是一種對鄉愁的療癒方式，那是一種無法回家時的次要解決辦法，透過寫作，在心靈上拉近與故鄉的距離。人不能缺少認同，那是定義自己的方式，而地方就是我們的歸屬之一，藉由對一個地方的認同，我們才能理解世界，Tim Cresswell 說：「地方是我們使世界變得有意義，以及我們經驗世界的方式。基本上，地方是在權力脈絡中被賦予意義的空間。」<sup>30</sup>人必定是生活在一個空間中，一個客觀的空間是沒有感情的，對一個空間產生感情，乃是當事者體驗而來，當他對這個空間熟悉，身處其中能感到自在，進而對這個空間產生認同時，空間就成爲「地方」，而人對這個地方產生感情時，就是擁有了「地方感」，地理學者蔡文川認爲「地方感」的最簡單定義，可以說是對一個空間的感情及記憶。「它是社會、文化、歷史、環境、政治所建構的觀念，它是摸不到、看不到的主觀感覺；它是個人或群體的經驗，它存在於任何我們熟悉、對我們有意義的大小空間。」<sup>31</sup>動物都有領域觀念，那就是一種對某地方產生屬於我的感覺，段義孚說：「非人類動物也有領域感和地方感，空間乃對抗侵入者的防護及隔離措施。地方乃生物所需感覺價值的中心所在，例如有食物、水、休憩，和適宜生產的場所。」<sup>32</sup>在這種情況下，對所屬領域（地方）有了感情和認同，擴充出去，對同屬於這個地方的人也產生認同，有那是屬於「自己人」的認知，這就是因同屬一個地方而產生的身分認同，范銘如說：「空間是身分認同建構發生的基地以及認同的指標之一。身分的形成是一連串空間置位過程的指認，既是對既有空間的接受也是關於象徵空間的創造。」<sup>33</sup>

<sup>29</sup> 摘錄自高世澤：《捷運的出口是海洋》，頁 55-56。

<sup>30</sup> [英] Tim Cresswell 著；徐苔玲、王志弘譯：《地方：記憶、想像與認同》（臺北：群學出版有限公司，2006 年 12 月），頁 22-23。

<sup>31</sup> 蔡文川：《地方感：環境空間的經驗、記憶和想像》（高雄：麗文文化事業股份有限公司，2009 年 11 月），頁 21。

<sup>32</sup> 段義孚 (Yi-Fu Tuan) 著；潘桂成譯：《經驗透視中的空間和地方》（臺北：國立編譯館，1999 年 5 月），頁 2。

<sup>33</sup> 范銘如：〈空間、身分與敘事〉，《空間/文本/政治》（臺北：聯經出版事業股份有限公司，2015 年 7 月），頁 71。



澎湖孤懸於台灣海峽中，空間上已有了天然的界線，加上很早以前就是一個單獨的行政區，這些都有助於該地居民形成一個共同體，因「澎湖」這個地方而形塑成的「澎湖人」共同體。高世澤出生並成長於澎湖，高中畢業後因求學、就業的關係前往台灣本島暫居，雖然處在便利繁華的大都會，但他的內心一直心繫著故鄉的那片土地與海洋，因為對所處的新空間感到不安，高世澤開始寫詩「空間挑逗著詩句的本質與歸屬，十八歲青年的口袋裡是滿滿的槳聲，寫詩就此命定為生命中的頭版頭條。」<sup>34</sup>由於對故鄉的眷戀，澎湖成為他的書寫主軸，而海洋是澎湖最大的特色，因此海洋成為澎湖的象徵，高世澤說：

海洋成為我靈魂的槳，鄉愁的養分。詩句汲取海洋的奶水，不為附庸風雅或過當的說情，而是因為在海洋的戶籍謄本上，有著自身的名字。<sup>35</sup>

其實，高世澤未必是個無可救藥的海洋崇拜者，而且他也不像廖鴻基、夏曼·藍波安那樣懂海，他之所以愛海、寫海，主要是他把海當作「地方」，一個可以讓他產生地方感的地方，也就是說，海洋是澎湖的一部份，因為認同澎湖，所以喜歡海洋。海洋和島嶼的這些地景，承載著澎湖的文化，文化地理學學者 Mike Crang 說：

地景反映了某個社會—文化—的信仰、實踐和技術。地景就像文化一樣，反映出這些元素的匯集，因為文化也不是個體資產，而且只能夠在社會中存在。<sup>36</sup>

高世澤之所以熱衷寫澎湖的地景，在於可透過地誌詩的書寫，一方面保存屬於澎湖的固有文化，一方面可藉以尋找情感的依附對象。他所維護的正是他認為他所屬的「地方」該有的樣子，所以若澎湖的地景改變，導致傳統文化的消逝，這將使他的

<sup>34</sup> 高世澤：〈以詩句，向時光索下一座海洋（自序）〉，《捷運的出口是海洋》，頁5。

<sup>35</sup> 高世澤：〈以詩句，向時光索下一座海洋（自序）〉，《捷運的出口是海洋》，頁7。

<sup>36</sup> [英] Mike Crang 著；王志弘、余佳玲、方淑惠譯：《文化地理學》（臺北：巨流圖書股份有限公司，2008年9月），頁18。



認同不保，嚴重的話將使他喪失地方感，Tim Cresswell 說：

地方也是一種觀看、認識和理解世界的方式。我們把世界視為含括各種地方的世界時，就會看見不同的事物。我們看見人與地方之間的情感依附和關連。我們看見意義和經驗的世界。有時候，這種觀看方式似乎是抗拒世界理性化的行動，而世界理性化正是重視空間甚於地方的觀看方式。<sup>37</sup>

有些人強調全球化的重要性，一切皆向主流價值靠攏，學習強勢語言、跟風流行事物、模仿先進國家運作方式等等，連空間的規劃設計，也企圖尋找最具經濟效益的模式，認為這是理性思維的結果，殊不知這樣的運作模式，將使地方特色消失，製造出「世界大同」，從某個角度來說，「世界大同」其實是個災難，不只因為我們將喪失自己的文化，也將會喪失旅行的樂趣，因為當大家都一樣時，就沒什麼好觀賞的了，如同台灣的老街文化，一旦此景點受到歡迎後，就有許多現代化商家進駐，賣的東西千篇一律，那還是原來的老街嗎？這是高世澤在〈六分之一座媽宮城〉發出警語的原因。曾珍珍說：

地誌書寫的活動背後隱藏著權力的建構與抵制，書寫的角度絕對受到書寫者主體位置、政治立場和認知情境的影響，呈映出的不是該一地理空間的真實原貌，而是自己雖然多重卻仍難免片面的繪圖策略。<sup>38</sup>

高世澤以其文學之筆書寫地誌詩，除了療癒自己的鄉愁，當然也有他的立場與策略，「地方」該以什麼樣的形貌出現？它有什麼樣的意義？常被書寫者掌控，地誌書寫具有表意作用（signification），也就是在社會媒介中賦予地方意義的過程。文學不只是描繪這些區域和地方，很多時候，文學協助創造了這個地方。而今由於「沿著菊島旅行」網站受到極大的歡迎，高世澤有能力做更多保存傳統文化的工

<sup>37</sup> [英] Tim Cresswell 著；徐苔玲、王志弘譯：《地方：記憶、想像與認同》，頁 21-22。

<sup>38</sup> 曾珍珍：〈從神話構思到歷史銘刻：讀楊牧以現代陳黎以後現代詩筆書寫立霧溪〉，第二屆花蓮文學研討會執行小組編：《地誌書寫與城鄉想像：第二屆花蓮文學研討會論文集》（花蓮：花蓮縣文化局，2000 年），頁 45。



作，也取得對「地方」文化的詮釋權，過去的焦慮也就大幅降低，心情從憂鬱到瑰麗，筆者認為這是他後來停筆的重要原因之一。<sup>39</sup>

## 六、結語

來自澎湖的詩人高世澤，由於對澎湖的認同，當他旅台期間，透過寫詩與故鄉連結，成爲一個懷鄉詩人，期間透過「沿著菊島旅行」網站，不僅提供到澎湖的旅遊者一些相關資訊，也幫助自己更深入了解澎湖，直至返鄉工作，解決了鄉愁，他更大量書寫澎湖地誌詩，不僅寫澎湖的島，也寫澎湖的海，而這獨特的寫作風格，不僅爲澎湖的地景留下當代見證，也成爲他立足詩壇的一大特徵。本文認爲高世澤之所以熱衷寫澎湖的地景，在於可透過地誌詩的書寫，一方面保存屬於澎湖的固有文化，一方面也可藉以尋找情感的依附對象。他所維護的正是他認爲他所屬的「地方」該有的樣子，所以若澎湖的地景改變，導致傳統文化的消逝，這將使他的認同不保，嚴重的話將使他喪失地方感。所以他透過書寫，企圖形塑這些地景的文化意義。後來當「沿著菊島旅行」網站，成爲外界認識澎湖的重要管道之一後，高世澤及其所屬團隊，顯然已取得文化詮釋權，當年對傳統文化消失的「焦慮」大幅降低，這或許是他停筆的重要原因。

高世澤藉由地誌詩探索澎湖的海和島，療癒自己也形塑地方的文化，讀者也可藉由他的地誌詩，探索他的內心世界，解讀他的心事，地誌詩成爲一條連結「作者」、「地方」和「讀者」的重要管道。

---

<sup>39</sup> 這是筆者的推測，另，筆者曾訪談高世澤，問其這些年停筆的原因，他認爲回澎湖後又衍生出另外一種鄉愁，而「這個新生的鄉愁卻有著更複雜更稀薄的空氣，10年了，不知道如何表達這種虛無的鄉愁裡頭住著另外一種鄉愁。」我想，等他釐清後，應該會有新的作品產生。



## 引用文獻

### 一、近人論著

2019 澎湖國際海上花火節官網（網址：<https://tour.penghu.gov.tw/fireworksweb/page1.html>），瀏覽日期：2019年5月2日。

Stacy〈沿菊與雛鳥：為澎湖文史保存與生態保護深耕〉（網址：<https://www.openbook.org.tw/article/p-50021>），瀏覽日期：2019年5月1日。

吳潛誠：《島嶼巡航：黑倪和台灣作家的介入詩學》（臺北縣：立緒文化事業有限公司，1999年11月）。

段義孚（Yi-Fu Tuan）著；潘桂成譯：《經驗透視中的空間和地方》（臺北：國立編譯館，1999年5月）。

范銘如：《空間/文本/政治》（臺北：聯經出版事業股份有限公司，2015年7月）。

高世澤：《捷運的出口是海洋》（臺北：九歌出版社有限公司，2003年3月）。

高世澤：《詩索海洋》（澎湖：澎湖縣政府文化局，2008年12月）。

第二屆花蓮文學研討會執行小組編：《地誌書寫與城鄉想像：第二屆花蓮文學研討會論文集》（花蓮：花蓮縣文化局，2000年）。

葉連鵬：《澎湖文學發展之研究》（澎湖：澎湖縣文化局，2001年12月）。

葉連鵬：〈鄉夢縈迴——渡也《澎湖的夢都張開翅膀》的地誌詩書寫〉，《大海洋詩雜誌》第82期（2011年1月），頁90-93。

葉連鵬：〈海的美麗與哀愁——台灣海洋詩發展概述〉，《創世紀詩雜誌》第198期（2019年3月），頁68-69。

蔡文川：《地方感：環境空間的經驗、記憶和想像》（高雄：麗文文化事業股份有限公司，2009年11月）。

澎湖縣政府官方網站（網址：<https://www.penghu.gov.tw/ch/home.jsp?id=10007>），瀏覽日期：2019年4月25日。

〔英〕Tim Cresswell 著；徐苔玲、王志弘譯：《地方：記憶、想像與認同》（臺北：群學出版有限公司，2006年12月）。

〔英〕Mike Crang 著，王志弘、余佳玲、方淑惠譯：《文化地理學》（台北：巨流圖書股份有限公司，2008年9月）。



## *Explore the minds of the sea and the island through poetry —— Gao Shize's topographical poems of Penghu*

Yeh, Lien-Peng\* (葉連鵬)

Gao Shize (1973~), under the pseudonyms of “gst” and “one stroke”, was born in Penghu, and graduated from Department of Social Studies, National Chung Hsing University. In his college years, he became active in writing poems on the poetry columns of Bulletin Board System. Later, he founded the first print publication transformed from online literature, “Dawning Poetry”, and published poetry collections of *The MRT's Exit is the Ocean* and *Exploring Ocean through Poetry*. His poetry is highly related to his hometown Penghu, which typically belongs to topographical poetry. Either Penghu’s natural geography or human geography is closely related to the ocean. Therefore, Gao Shize’s topographical poems of Penghu are full of vigorous flavors of the sea. Through the discussion of the oceanic poems in the two poetry collections, *The MRT's Exit is the Ocean* and *Exploring Ocean with Poetry*, the style of the poet Gao Shize and the forming elements behind this style are explored in this essay. The strong senses of locality in the poet, through the description of the space, have shaped the characteristics of the island. In addition, with the help of these characteristics, the identification of these islanders is reached. In exploring Gao Shize's works, his deep affection for Penghu can be felt, and how he fulfills his love for his hometown can be observed as well.

**Keywords: Gao Shize; topographical poetry; Penhu; locality; oceanic poetry**

---

\* National Changhua University of Education Associate Professor Graduate Institute of Taiwan Literature

